



Le Rouge et le Noir

红与黑

(法) 司汤达◎著 王瑾泽◎译



(全译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红与黑

(法) 司汤达 著

王瑾泽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 / (法)司汤达 (Stendhal) 著;王瑾泽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500-0766-6

I. ①红… II. ①司…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5042 号

HONGYUHEI

红与黑

(法)司汤达 著 王瑾泽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总策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云
美术编辑 松雪
制作 王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编 33000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30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871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0766-6
定价 4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3-31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作者司汤达。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一七八四年出生于格勒诺布城的一个律师家庭。七岁丧母后，由外祖父和姨祖母教养成人。一七九九年至一八一四年在拿破仑军中任职，拿破仑失败后结束军人生涯，以笔名司汤达潜心著述，直至一八四二年因中风逝世。主要著作有美学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小说《阿尔芒斯》、《吕西安·娄凡》、《红与白》、《巴马修道院》、《红与黑》等。

《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是韦里埃小城一木匠的儿子，年轻英俊、意志坚强、精明能干，从小希望借助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王朝复辟后，于连通过穿上红军服从军而飞黄腾达的道路被堵塞，只好决定穿上黑色教会服装向上爬。

去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是于连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出于对市长的报复心理和试练自己胆量的冒险心态，于连和市长夫人之间产生了暧昧关系。事情败露后，于连进入贝桑松神学院既而又随比拉尔院长来到巴黎，成为德·拉莫尔侯爵的秘书。由于自己的聪明和个性，他不仅受到了侯爵赏识而且赢得了侯爵小姐的芳心。二人秘密结婚，拉莫尔先生对这门婚事虽则暴跳如雷，但也无可奈何，于连也因此得到了骑士称号、中尉军衔和二万零六百法郎年收入的庄园……好景不长，正当于连踌躇满志之际，他却又陷入了贵族阶级和教会所设下的圈套，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成为统治阶级阴谋的牺牲品。

二〇一三年十月

出版说明^①

本书即将出版，正值七月^②的那些重大事件发生，它把人们的想象力导入一个不利于发挥的方向。我们有理由肯定，以下篇章写于一八二七年。^③

① 出版者指法文版的出版者。

②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倒台后，波旁王朝复辟，查理十世建立君主立宪制，采取解散议会，限制言论，选举自由等反动措施，人民愤沸腾，导致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革命。资产阶级窃取了胜利果实，史称“七月革命”。

③ 本书实际写作时间大约于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〇年。

目 录

上卷	1
第一章 小城	1
第二章 市长	4
第三章 穷人的福祉	7
第四章 父与子	12
第五章 谈判	16
第六章 烦闷	23
第七章 情缘	30
第八章 小小风波	39
第九章 乡村一夜	46
第十章 雄心勃勃与家境苦寒	54
第十一章 一个晚上	57
第十二章 一次旅行	61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66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71
第十五章 雄鸡一唱	74
第十六章 第二天	77
第十七章 第一助理	81
第十八章 国王巡临韦里埃	85
第十九章 思想使人痛苦	97
第二十章 匿名信	105
第二十一章 和主人的对话	109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121
第二十三章	一个官员的苦恼	132
第二十四章	省会	145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151
第二十六章	人世间或富人所缺	157
第二十七章	初尝人生	167
第二十八章	迎圣仪式	170
第二十九章	初次升迁	177
第三十章	野心勃勃的人	192
下卷		209
第一章	乡居情趣	209
第二章	初涉上流社会	220
第三章	最初的路	227
第四章	德·拉莫尔府邸	231
第五章	感觉敏锐和一位诚信的贵妇人	243
第六章	表达的方式	245
第七章	痛风病又犯了	252
第八章	使人与众有别的勋章是什么	259
第九章	在舞会上	269
第十章	王后玛格丽特	278
第十一章	年轻姑娘的统治	286
第十二章	他是丹东吗?	290
第十三章	阴谋企图	296
第十四章	年轻姑娘心中所想	305
第十五章	这是个圈套吗?	310
第十六章	凌晨一点钟	315
第十七章	一把古剑	321
第十八章	残酷时刻	326

第十九章	滑稽歌剧	330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339
第二十一章	秘密集会	344
第二十二章	讨论	349
第二十三章	教士·树林·自由	357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364
第二十五章	道德的指责	370
第二十六章	道德之爱	377
第二十七章	教会中最好的职位	380
第二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383
第二十九章	苦恼	387
第三十章	滑稽剧院包厢	390
第三十一章	令她恐惧	394
第三十二章	老虎	399
第三十三章	偏爱的地狱	403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之人	408
第三十五章	风暴	414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419
第三十七章	在主塔楼里	425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429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435
第四十章	平静	439
第四十一章	审判	443
第四十二章		449
第四十三章		454
第四十四章		459
第四十五章		466

上 卷

真实，残酷的真实。

——丹东^①

第一章 小城

置万物于一处，事情并不坏，可笼子里就不那么快乐了。^②

——霍布斯^③

韦里埃小城^④可算得上法朗什-孔泰^⑤最美丽的小城之一。一幢幢白房子，耸立着尖尖的红瓦屋顶，星罗棋布在一片山坡上；一丛丛茁壮的栗树，勾勒出这山坡的曲折起伏。城墙数百步外，杜河源源流过。这城墙早年为西班牙人所建，如今已是一片废墟。

韦里埃的北面有高山庇护，那是汝拉山脉^⑥的一支。十月天气刚转冷，嶙峋的维拉山峰便已是白雪皑皑。涧水奔流，穿过韦里埃，然后汇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利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不如说是乡民的人倒凭借它们获得实惠。但这个小城致富的根源不在锯木业，而只靠织造“米卢斯”^⑦的印花布，自拿

① 丹东（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家。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

④ 韦里埃小城：书中虚构的城市名。

⑤ 法朗什-孔泰：法国东部古省名。

⑥ 汝拉山脉：横亘西欧，在法国、瑞士及意大利之间。

⑦ 米卢斯：法国东部一市，一七四六年该市最早兴建法国印花布制厂，印花布因此而得名。

破仑失败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人们就听到噪声四起，令人晕眩，那声音是从一部模样可怕、隆隆作响的机器发出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因急流冲击水轮，时起时落，把路面都震得动摇起来了。每个铁锤不知击冲出几千枚铁钉。当铁锤起落之间，一些天真漂亮的小姑娘，把小铁砧送到铁锤下，一瞬间就砸成铁钉。这活儿看起来笨拙，但是刚刚到法兰西和瑞士毗邻的山区的游客看了，不免少见多怪。倘若这位游客走进韦里埃，打听这座连街上行人耳朵都要震聋的制钉厂是谁的，别人准会拖长腔调说：“嗨！那是市长先生的。”

韦里埃的大街，从杜河河岸直通小山的山顶。游客只要稍作停留，十有八九会遇见一位身体高大、神色匆匆的大人物。

一见到他，所有路上的行人都连忙脱帽致敬。这位得过许多勋章的骑士身穿一身灰色的衣服，头发斑白，大脑门，鹰钩鼻，总之，五官还算端正。初次见面，人们甚至还会觉得他不但有村长的尊严，而且保持着一个四十八岁或五十岁的人身上发现的某种可爱之处。但是不久这位巴黎的游客就会因他那种趾高气扬和保守褊狭的神态而感到不快。人们最终了解到这个人的才干，只局限于做到分文不差地收人家的欠债极为准时，偿还自己的欠债则拖得越迟越好。

这就是韦里埃市长德·雷那尔先生。他步履庄重地穿过街心，走进市政厅，转眼就在游客面前消失。不过，这位游客如果继续漫步，再往上走一百步，他便会看到一座外表格外美丽的房子。再往远处看，便是一条由勃艮第^①的群山构成的天际线，好像天设地造地安排在那里让人一饱眼福似的。这一胜景使游客逐渐淡忘开始使他感到沉闷的那种对金钱孜孜以求的污浊气息。

有人告诉他，这座房子是德·雷那尔先生的，它不久前建成；

① 勃艮第：法国古省名。

市长先生之所以能拥有如此一座用坚固大理石料盖成的府邸，是得益于他开办制钉厂获得的大笔利润。市长先生的祖籍据说是西班牙，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人说远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之前，就在这里定居了。

一八一五年以来，他觉得当工业家有点不体面，因为这一年他已是赫赫有名的韦里埃市长。这座华丽的花园，一层紧挨一层，渐次伸展到杜河岸边，每一层的平台都砌有护墙，这即是德·雷那尔先生苦心经营生铁买卖得到的报酬。

在法国，您别期望看到像在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附近那种明媚如画的花园。在法朗什-孔泰，谁家的庭院越是造得高，越是在自己的地产上堆起一层又一层的石块，就越能受到左邻右舍的敬佩。德·雷那尔先生的花园，庭院森森，尤其因为圈进几块不惜重金买来的地皮而格外令人青睐。譬如，这个锯木厂在杜河岸边占的优越位置，您一旦走进韦里埃，它就引起您的注意，您还注意到在屋顶的一块木板上，用硕大无朋的字体写着索莱尔这个名字，而在这个锯木厂六年前占用的那块地皮上，此刻人们正在为市长大人的花园修建第四层平台的护墙。

市长先生固然傲慢，他还是不得不跟老索莱尔、那个阴冷固执的农民打交道，不得不付给他大笔的金光闪闪的硬币并征得他同意把工厂迁往别处。至于那条给锯木厂提供动力的公共溪流，德·雷那尔先生利用他在巴黎的影响，也让它改道了。他得到这一恩惠，是一八二×年大选后的事。

为了调换到老索莱尔的一阿尔邦^①地，市长先生把离杜河河岸往下五百步的四阿尔邦地给了他。尽管这一地段的位置对经营松木板生意十分有利，但是索莱尔老爹（自从他发了财，人们就这样称呼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他邻居的急性子和土地占有欲，敲诈了六千

① 阿尔邦：法国旧土地单位面积。

法郎。

这笔交易，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士的非议。有一次，那是四年后的一个礼拜天，雷那尔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出来远远瞧见老索莱尔身旁围着他的三个儿子，望着他直发笑。这一笑使市长先生恍悟过来，从此他不免常想也许那笔交易不必花那么多钱也可成交。

每年春上，有一帮泥水匠，穿过汝拉山谷前往巴黎。在韦里埃，如想赢得众人敬重，一方面是多造围墙，一方面是千万不可重用这帮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哪位业主一时轻率采用这种新花样，就会永远落得个“没头没脑”的坏名声；并且在那些明智、稳重的人心目中体面扫地，而在法郎什—孔泰能左右舆论、毁誉他人的恰恰正是这些人。

事实上，这类聪明人往往言词尖锐充满专制色彩。正是因为专制这个恶劣的词儿，对那些在被称为伟大的共和国的巴黎生活过的人来说，旅居这些小城才让人无法忍受。舆论（众口铄金的舆论）的专横，在法国的小城里如同在美利坚合众国一样愚蠢。

第二章 市长

权势！先生，这难道还不算什么？愚人的敬重，孩童的惊奇，富者的艳羡，圣贤的轻蔑！

——巴尔纳夫^①

杜河水面上方，大约百步之遥，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道旁非常有必要修筑一条长长的挡墙，这对沽名钓誉的行政长官德·雷那尔先生来说，真是万幸！地势绝佳，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好的

^① 巴尔纳夫（1761—1793）：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家。

风景之一。但是每当春上，雨水冲刷出条条沟壑，路面坑坑洼洼，简直寸步难行。人人虽感不便，倒成全了德·雷那尔先生：修筑一座二十尺高，三十到四十特瓦兹^①长的挡墙，他的德政即可垂范千秋。

为了这堵挡墙，德·雷那尔御驾亲征，三上巴黎，因为前任内务部长公开表示过，他就是死也要抵制在韦里埃修建公共散步道。如今，路墙已砌得有三尺多高了，而且，好像为了与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抗衡，此刻正用大理石石板装饰墙面。

有多少次，我的前胸紧紧依靠发出蓝色光芒的光滑石板，心里犹念昨夜抛别的巴黎舞场，终日俯视杜河流域：在水一方河的左岸，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其间无数涓涓细流依稀可辨。这些小溪，一路奔泻跳荡，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最后汇入杜河。山里的阳光，异常酷热。烈日当空，每当游客坐在这平台上静思遐想，梧桐叶影足可遮蔽他的美梦。这些梧桐长势迅猛，绿得发蓝的浓荫，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培土的结果，因为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把散步道拓宽了六尺（尽管他是保皇党人，我是自由党人，在这件事上，还是要称赞他），因此韦里埃乞丐收容所幸运的所长——瓦勒诺先生，跟市长所见略同，都认为这段平台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昂-莱相媲美。

至于我呢，对这条“忠信大道”还是抱一点微词，尽管有十七八处大理石板上镌刻着路名，而这些路牌，又为德·雷那尔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我所要指责当局者，是在“忠信大道”上的蛮横作法，替生机盎然的梧桐修枝打杈，甚至削掉树冠梢。桐叶应该长得碧翠茂盛像在英国通常见到的那样，如今却给修剪得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跟普通的蔬菜毫无差别。但是，市长大人的意志不可违背；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一年两次必遭无情的剪削。当地的自

① 特瓦兹：法国古长度单位名。

由党人声称，也许是有些夸大，自从助理神父马斯隆定下规矩，修剪下的树枝统统归他所有，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丁，下手就越狠毒了。

这位年轻的神父是几年前贝桑松^①派来的，用以监视谢朗神父和附近的几个教士。有一位年老的军医，曾参加过征讨意大利的战争，退役后在韦里埃住下，——照市长的看法，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又是拿破仑派，——居然埋怨起市长，说不该把这些美丽的树七砍八斫，糟蹋得不像样子。

“我喜欢树荫……”德·雷那尔先生回答的口吻高傲得适可而止，因为对方是得到过荣誉团勋章的外科大夫。“我喜欢树荫，我的树只有这样修剪，才能树茂荫浓。我无法想象，一棵树除非像胡桃树那样有用途，倘不是有利可图，种了它干什么呢？”

在韦里埃，“有利可图”是一句至理名言。这四个字，足以表达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习惯看法。

“有利可图”在这座风光宜人的小城，成为决定摆布一切的理由。外地游客来到这里，进入凉爽而秀丽的山谷，醉心于林壑之美，定会首先想到，当地居民对美肯定特别敏感。他们其实倒也少谈起他们家乡风景的美丽，我们不能说他们不重视；但是正因为那可以招揽游客，让游客花钱喂饱旅店的老板，老板们则通过纳税，把一部分利润呈供给市府。

这一日，秋高气爽，德·雷那尔先生挽着妻子，沿着忠信大道闲步走去。德·雷那尔夫人一边倾听丈夫正经的谈话，两眼却紧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不无担心。大儿子约摸十一岁，接连几回跑到墙堤那边，好像要爬上去。只听见娇美温柔的一声传来：“阿道尔夫。”孩子才放弃大胆的想法。德·雷那尔夫人，是一位大约三十上下的少妇，长得妩媚动人。

^① 贝桑松：法朗什—孔泰省省会。

“他说不定会后悔的，这位堂堂正正巴黎来的先生，”德·雷那尔先生气呼呼地说，脸色显得比平时苍白，“要知道，我在巴黎并非没有朋友……”

关于外省的人情世故，虽说我打算写上二百页，不过我还不至于那么蛮横霸气，忍心让读者诸位受罪，领教一番外省人的长篇累牍的谈话。

这位令德·雷那尔头痛的人物不是别人恰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居然给他动出脑筋，不仅溜进了乞丐收容所和监狱，而且还参观了市长等社会达官贵人开办的慈善医院。

“不过，”德·雷那尔夫人怯生生地说，“既然你们办慈善事业，清正廉明，那位巴黎先生怎又会吹毛求疵呢？”

“他们是专门来散布流言蜚语的，然后写成文章，登载在自由党人的报纸上。”

“那种报纸，你可不是从来都不看吗？”

“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作，老有人谈论，分散我们精力，妨碍我们干正经事。至于我，是一辈子也不会饶了那个神父的。”

第三章 穷人的福祉

一个富有德行，不搞阴谋的教士乃是乡村的福音。

——弗勒里^①

韦里埃的神父已年届八十，可是由于山区空气清新，他的身体仍旧健壮，性格还坚强。应当说明一下，他随时有权访问监狱、医院甚至乞丐收容所。阿佩尔先生由巴黎方面介绍，来见这位神父，正是凌晨六点钟抵达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他一到，就直接去了神父家。

^① 弗勒里（1640—1723）：法国神父，著有《教会史》。

谢朗神父看完贵族议员，本省最大的地主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介绍信，陷入了沉思。

“我年事已高，在这里又受到大家的尊敬”，谢朗神父沉吟片刻喃喃而道：“他们也许还不敢吧！”他立刻朝巴黎来的先生转过身去，虽说他已经一大把年纪，可双眼还是闪烁着火一样的热情，表明乐于去干一件冒险的好事。

“先生，请跟我来！不要在狱卒面前尤其在乞丐收容所的管事面前发表任何意见，无论我们看到了什么。”阿佩尔先生明白他遇到了一位正直勇敢的好人，他紧跟着这位可敬可佩的神父参观了小城的监狱、医院和收容所，提出了许多问题。尽管回答千姿百态，他还是努力忍住，没有流露出半点指责的神情。

参观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神父邀请阿佩尔先生共进午餐，阿佩尔先生不好意思过多打搅他的好心同伴，推辞地说有好几封信要写。三点钟前后，他们俩结束了视察收容所便去参观监狱。他们看见狱卒站在监狱的门口，这是一个六尺高的大块头，罗圈腿，一张萎缩的脸因恐惧而令人恶心。

“喂！先生，”他一看见神父，就立刻问道：“跟您在一块的这位可不就是阿佩尔先生吗？”

“是又怎么样？”神父反问他。

“昨天我接到一份紧急命令，是省长大人专派一名宪兵骑马跑了一夜送来的，指示我不准许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

“告诉您，努瓦鲁先生，”神父说道，“这位同我在一起的游客恰恰是阿佩尔先生。您承认吗？无论白天黑夜，我都有权到监狱里来，而且欢喜叫谁陪我来，就叫谁陪我来。”

“是的，神父先生，”狱卒耷拉着头低低地说话，俨然一只巴儿狗受到棍棒的威胁。“不过，教士先生，我有老婆孩子，要是有人告发，他们就会撤了我的职，我可是全靠这活儿度日的。”

“我也不愿意丢了我的职位。”善良的神父说道，声音渐渐激动

起来。

“那可不同了，”狱卒急了，“您嘛，谁不知道您有八百里弗^①的年薪供养，一份绝好的产业……”

这就是事情的原委，可两天来弄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有人还添枝加叶，竟把韦里埃小城的一切仇恨私怨都挑动起来。德·雷那尔先生和夫人之间的一场小纠纷正好也由此而生。早晨，德·雷那尔先生由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陪同，到了神父家，向他表示强烈的不满。谢朗先生没有任何后台，深深感到他们那番话的严重性。

“好吧，先生们！我已经八十岁了，人民会看到我将是小城被革职的第三个神父。我来到这里已有五十六年，我为本城几乎全部居民行过洗礼，要记得我刚来时，韦里埃不过是小村镇一座。我每天在这里为年轻人主持婚礼，连他们的祖父的婚礼也是由我主持的。我把韦里埃当作我的家，但是我绝不因为恐惧离职而拿良心去做交易，也不会使我强迫接受别的指令。我看到这位外乡人时心里想：‘这个人来自巴黎，他可能是一个自由党人，可自由党人到处都是，他对我们的穷人和囚犯又能有什么损害呢？’”

这时，德·雷那尔先生的指责，尤其是乞丐收容所所长先生的指责，变得更加厉害。

“那好，先生们！撤了我的职吧！”年老的神父叫了起来，连声音都在发抖，“可是，我还是要住在这里。你们知道四十八年前我就继承了一份田产，每年有八百里弗的收入。我将来就靠它过日子。我在任职时清正廉明，先生们，你们听着，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害怕有人要革我的职。”

德·雷那尔先生一向跟他的夫人生活美满。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回答妻子怯生生地提出的这个问题：“究竟这位巴黎来的先生会对囚犯有什么危害呢？”他简直要发火了，正当这时，妻子突然惊叫了一

^① 里弗：法国古货币单位。